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集卷十六

宋 蘇轍 撰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戲别

送君守山陽羨君食淮魚送君使鍾陵羡君江上居憐君喜爲吏臨行不欷歔紛紛出歌舞緑髪照瓊梳歸鞍踏凉月倒盡清樽餘嗟我病且衰兀然守文書齒疎懶食肉一飯甘青蔬愛水亦已乾塵土生空渠清貧雖非

病簡易由無儲家使赤脚嫗何煩短轅車君船繫東橋
兹行尚徐徐對我竟不飲問君獨何歟

表弟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馬有千里足所願百里程馬心自爲計安用終日行何
人志四方欲買千金輕吾弟有儁才見事心眼明二年
坐比部萬口傳佳聲談笑頑狡伏何曾用敲榜艱難得
銅虎洗眼長淮清民事不足爲但當食魚烹肎重貴餘
力過飽多傷生不見大路馬垂頭畏繁纓

次韻子瞻書黃庭内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君誦黃庭内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晹片月墮我前黒氛剥盡朝日妍一暑一寒久自堅體中風行上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縁至哉道師昔云然既已得之戒不傳知我此心未虧騫指我嬰兒藏谷淵言未絶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

次韻子瞻好頭赤

沿邊壯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翩然赤手挑青絲

捷下巔崖試深谷牽入故關榆葉赤未慣中原暖風日黄金絡頭依圉人俛聽北風懷所歷

送蔡光蹇師遊廬山

建成市中有狂人縱酒駡市無與親敲門訪我何逡巡頭蓬靣垢氣甚眞截河引水登崑崙下洗尺宅骨髓勻告我入室要自門仙翁道師豈遺君歸來揷足九陌塵獨遊凝祥芳草春蕭然孤鶴鳴雞羣子欲不死存谷神海山微明朝日暾丹成寄子勿妄云出入無朕窮無垠

相思一笑君乃信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木山

江槎出沒浮犀牛波濤掀天谷爲洲江寒水落鷩霜秋危根瘦節鳴寒流脆朽吹去誰鎸鏤連岑疊嶂立酋酋吾家此山不易得十年棄置空自尤猨號鶴唳豈無意委虵恠我懐羔裘西歸父老拍手笑笑憶翁子躬薪槱去時三山今有五不問故園惟一丘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少年食糠覈吐去顧一官躬耕遇歛穫不知以爲歡謂言一飛翔要勝終屈蟠朝廷未遑入江海失所安多憂變華髮照影慙雙鸞恩從萬里歸獨喜大節完日食太倉米篋中有餘紈奇窮不當爾自信處此難長女聞孀居將食淚滴槃老妻飽憂患悲咤摧心肝西飛問黄鵠誰當救饑寒二子憐我老輩致心一寛别久得會合喜極成辛酸忽聞倚門望有書驚歲闌深情見緩急欲報非琅玕勸爾勤孝友愼毋慕衣冠淵渟自成井放瀉當

生瀾豈有白雪駒舉足無和鑾

題王詵都尉畫山水横卷三首

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輞川上鳥飛魚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坐詠皆自見飄然不作世俗詞高情不盡落縑素連峯絶澗開重帷百年流落存一二錦囊玉軸酬不訾誰令食肉貴公子不學父祖驅熊羆細氊淨几讀文史落筆璀璨傳新詩青山長江豈君事一揮水墨光淋漓手中五尺

小橫卷天末萬里分毫釐謫官南出止均頳此心通達無不之歸來纏裹任紈綺天馬性在終難羈人言摩詰是前世欲比顧老疑不癡桓公崔公不可與但可與我寬衰遲

憐君將帥雖有種多君智慧初無師篇章俊發已可駭丹青妙絶當誰知自言五色苦亂目況乃旨酒長傷脾手狂但可時弄筆口病未免多微詞歌鐘一散任池館幅巾静坐空書帷偶從禪老得眞趣此身不足非財皆

世間翻覆岸爲谷猛獸相食虎與羆逝將得意比春夢
獨取妙語傳清詩眼看宮釀瀉酥酪未與村酒分醇漓
解鞍駿馬空伏櫪寄書黃狗閒生氂江山平日偶有得
不自圖寫渾忘之臨窻展卷聊自適盤礴豈復冠裳羈
欲乘漁艇發吾興願入野寺嗟兒癡行纏布襪雖已具
山中父老應嫌遲

我昔得罪遷南夷性命頃刻存篙師風吹波蕩到官舍
號呼誰復相聞知小園畜蟻防橘蠹橘性甘多蠹南人畜蟻於園中蟻緣

木食蠹雖鄰家柯葉相接而蟻不相過亦一異耳

空庭養蜂收蜜脾讀書一生空自笑賣鹽竟日那復辭城中清溪可濯漱城上連峯堪幕帷十千薄俸聊足用魚多米賤憂無訾東坡居士最岑寂岌然深藂見孤羆坐隅止鵩偶成賦槃中食虀時作詩憐君富貴可炙手一時出走羞啜醨澤傍憔悴凡幾歲胸中芥蔕無一逢江山別來今久矣不獨能言能畫之同朝執手不容久笑我野馬方受羈袖中短卷墨猶濕傍人笑指吾儕癡方求農圃救貧病它年未用

譏樊遲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鎖院賜酒及燭

銅鐶玉鎖閉空堂腕脫初驚筆札忙紅燭遥憐風雪暗黄封微瀉桂椒香光明坐覺幽陰破温暖深知覆育長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吕元鈞三絶

白髮熙寧老諍臣凛然心膽大於身吾儕坐看馮唐去

誰起雲中廢棄人
十年符竹守吾州故吏相逢嘲土牛毋謂徐公不堪用
諸人自與世沉浮
東道如聞近稍安乘驄按部凜生寒忽逢太守能相下
俱是從來言事官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昔游都城歲方除飛雪紛紛落花絮徑走城東求故人
馬蹄旋没無尋處翰林詞人呼巨源笑談通夜倒清樽

住在城西不能返醉臥吉祥朝日暾相逢却說十年事
往事皆非隔生死惟有飛霙似昔時許君一醉那須起
蘭亭俛仰迹已陳黃公酒壚愁殺人君知聚散翻覆手
莫作吳楚乘朱輪

次韻王定國見贈

枯木無枝不記年寒灰誰遣強吹然南遷不折知非妄
未老求閑愈覺賢屢出詩章新管籥偶開畫卷小山川
簿書塡委輒君甚撥去歸來粗了眠

王子難龍頭挽詞

帝子乘鸞已列仙遺芳留得衆孫賢俊科蚤與寒儒競

禁從終償白髪年輦路聯鑣驚往事圃田回首泣新阡

舊聞推歴知天命看熟黄粱定洒然

次韻李豸秀才來别子瞻仍謝恵馬二首

小床卧客笑元龍彈鋏無輿下舎中五馬不辭分後乗

輕裘初許奬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歩白頭心頗同

遥想據鞍横槊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吕司空挽詞三首

少年輕富貴一意在詩書共恨經綸晚纔收老病餘寡言知德勝善應本中虛卒相承平業謳歌元祐初

其二

將相家聲近勳名晚歲隆給扶安舊德賜府壓羣公不見彌縫迹空推翼戴功山公舊多可寒士泣清風

其三

罷郡來清穎微官憶宛丘穎垣那可住隱几若將休復

起民欣願全歸天不留世間反覆手有德竟無憂公罷潁川退居於陳轍為陳學官時請見焉

范蜀公挽詞三首

能言人盡爾有立世終稀憂國常先衆謀身亦勇歸見奇初或笑要極未應非僅似西山老終身止食薇

其二

賦傳長嘯久書奏鑄鍾新共歎文章手終為禮樂人遺風滿臺閣好語落簪紳欲取褒雄比終非骨鯁臣

其三

劒外東來日城西却住年高齊留寓宿旅食正蕭然語愜聞投石詩新看涌泉清樽寄苦淚一洒葉墳前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少年何敏鋭才氣伏諸生展卷五行下揮毫萬字傾百年殊未艾一病竟無成誰謂從夫子同開鬱鬱城

其二

季子尤高爽顏家早哭回白頭生便爾黃壤遽相催舊

草誰收拾新松剩揷栽悲傷有伯氏諸子尚嬰孩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挽詞二首

家起側微中身兼富貴終慈仁本宜壽勤約自成風大府寧居久名邦賜沐雄共傳生子福仍指讀書功

其二

早歲參戎幙開門對粉牆初聞寡兄弟共羡好姑嫜一別飛騰速全歸福禄長遺芳在子舍它日望巖廊

題李公麟山莊圖并叙

伯時作龍眠山莊圖由建德館至垂雲沜著録者十六處自西而東凡數里巖崿隱見泉源相屬山行者路窮於此道南溪山清深秀峙可游者有四曰勝金巖寶華巖陳彭漈鵲源以其不可緒見也故特著於後子瞻既爲之記又屬轍賦小詩凡二十章以繼摩詰輞川之作云

建德館

龍眠淥淨中微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

墨禪堂

此心初無住每與物皆禪如何一丸墨舒卷化山川

華巖堂

佛口如瀾翻初無一正定晝作正定看於何是佛性

雲𦶜閣

清溪便種稻秋晚連雲熟不待見新春西風𦶜自足

發眞塢

山開稍有路水放亦成川游人得所息眞意方澹然

鄰茅館

山居少華麗牽茅結淨屋此間不受塵幽人亦新沐

瓔珞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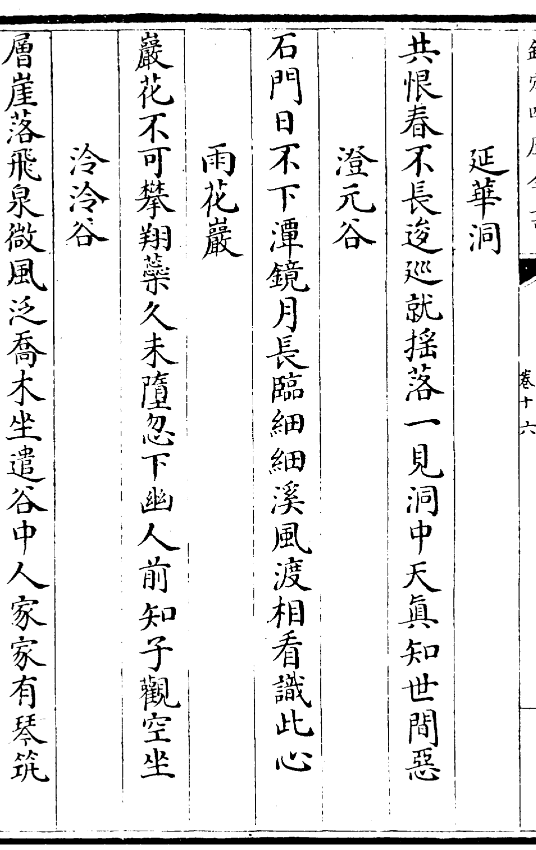
泉流逢石缺脉散成寳網水作瓔珞看山是如來想

棲雲室

石室空無主浮雲自去來人間春雨足歸意帶風雷

秘全庵

世道自破碎全理未嘗違溪山亦何有永覺平日非



延華洞

共恨春不長逡巡就摇落一見洞中天眞知世間惡

澄元谷

石門日不下潭鏡月長臨細細溪風渡相看識此心

雨花巖

巖花不可攀翔蘂久未墮忽下幽人前知子觀空坐

泠泠谷

層崖落飛泉微風泛喬木坐遣谷中人家家有琴筑

玉龍峽

白龍晝飲潭脩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

觀音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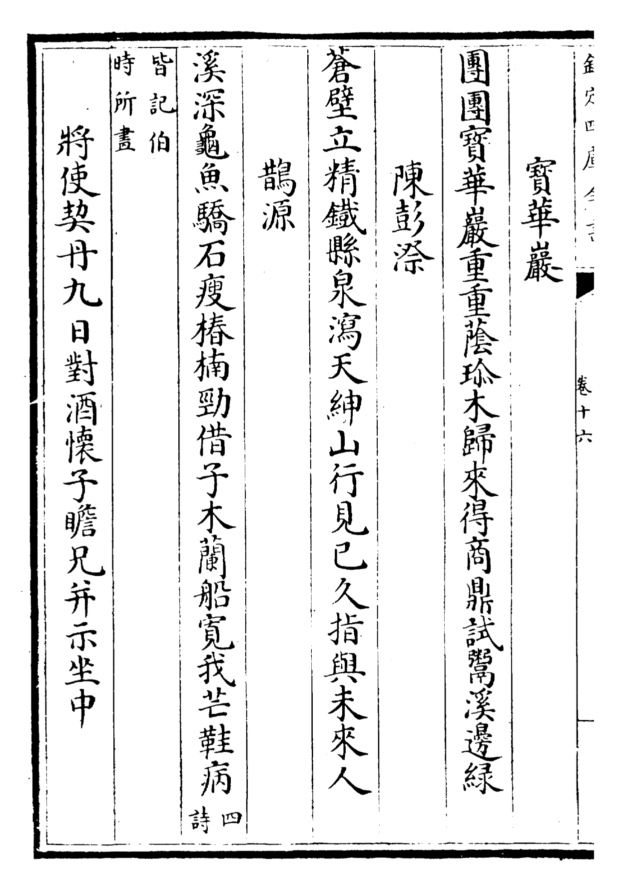
倚崖開翠屏臨潭置苔石有所獨無人君心得未得

垂雲泲

未見垂雲泲其如歸興何路窮雙足熱爲我洗磐陀

勝金巖

置馬步巖間巖前得平地有蔬取行籠粗飽有遺味



寶華巖

團團寶華巖重重蔭珍木歸來得商鼎試鬻溪邊緑

陳彭漈

蒼壁立精鐵縣泉瀉天紳山行見已久指與未來人

鵲源

溪深龜魚驕石瘦椿楠勁借子木蘭船寛我芒鞋病　四詩皆記伯時所畫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弁示坐中

黄華已向初旬見白酒相攜九日嘗萸少一枝心自覺春同斗粟味終長蘭生庭下香時起玉在人前坐亦凉千里使還須百日暫將中子治書囊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還君横卷空長歎問我何年便退休欲借巖阿著茅屋還當溪口泊漁舟經心蜀道雲生足上馬遼天雪滿裘萬里還朝徑歸去江湖浩蕩一輕鷗

次韻子瞻相送使契丹

朔雪胡沙試此身青羅便面紫狐巾擁旛代北隨飛鴈頓足江東有卧麟欺酒壺氷將送臘照溪梅蕚定先春漢家五餌今方驗更愧當年歎息人

歐陽文忠公夫人挽詞二首

先生才葢世家事少經心流落初相偶委虵志益深功名入圖史文字刻璆琳有助知由内騶虞欲重吟

其二

好禮忘耆老持家歷盛衰謹嚴終致一貧富各從宜晚

歲仍聞道臨終竟不疑外人傳一二猶得載銘詩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之人雖蚤病對客每清言不信疾爲累要稱學有原遼

篠視名器果蓏指乾坤長短何須問傳家已抱孫

其二

仲氏氣無前爲文思湧泉飄然落筆地時出疾邪篇杙

翰要經雪騂騮行著鞭凄凉悲故客不及見華顛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劉涇韻二首

北國亦知岐有吏何嘗烽火報驚危擁旜絕漠聞嘉語緩帶臨邊出好詩約我一樽迎嗣歲待君三館已多時從今無事唯須飲文字聲名人自知

平世功名路甚夷不勞談說更騎危早年拭目看成賦近日收心閒琢詩古錦屢開新得句弊貂方競苦寒時南還欲向春風飲塞柳凋枯恐未知

贈知雄州王崇拯二首

趙北燕南古戰場何年千里作方塘煙波坐覺胡塵遠皮幣遥知國計長勝處舊聞荷覆水此行猶及蟹經霜

使君約我南來飲人日河橋柳正黄生辰使例以人日還至雄州

城裏都無一寸閒城頭野水四汗漫與君但對湖光飲久病偏須酒令寛何氏溝塍布棋局李君智畧走珠槃

應存父老猶能説有意功名未必難

贈右番趙侍郎

霜須顧我十年兄朔漠陪公萬里行駢馬貂裘寒自煖

連牀龜息夜無聲同心便可忘苛禮異域猶應服至誠

行役雖勞思慮少會看梨棗及春生

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

獨卧繩牀已七年往來殊復少縈纏心游幽闕鳥飛處

身在中原山盡邊梁市朝回塵滿馬蜀江春近水浮天

枉將眼界疑心界不見中宵氣浩然

右趙侍郎

笑語相從正四人不須嗟歎久離羣及春煑菜過邊郡

賜火煎茶約細君日暖山蹊冬未雪寒生胡月夜無雲

明朝對飲思鄉嶺東漢封疆自此分

右二副使

絕句二首

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回長傍溪髣髴夢中尋蜀道

興州東谷鳳州西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鋪草不曾消晴寒不及陰寒重

攬篋猶存未著貂

過楊無敵廟

行祠寂寞寄闗門野草猶知避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馳驅本為中原用嘗享能令異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隱誅彤聊足慰忠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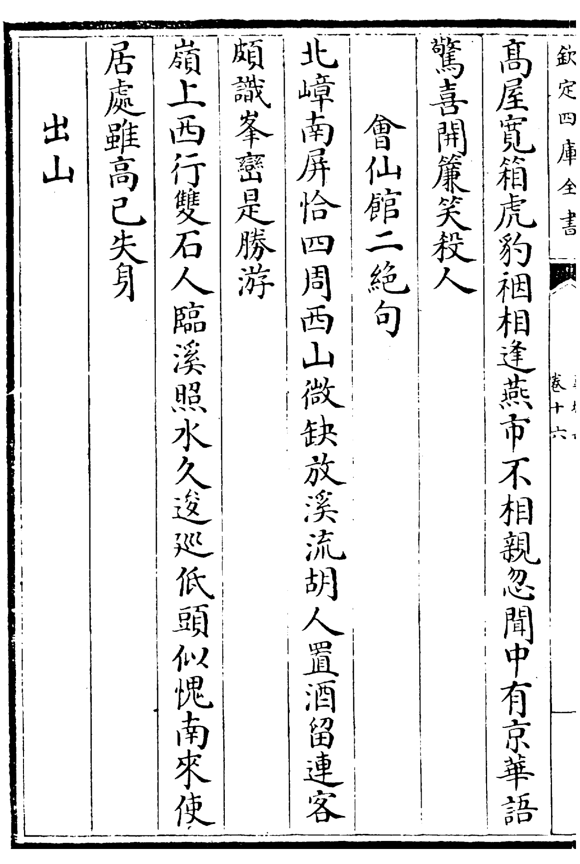
燕山

燕山如長虵千里限夷漢首銜西山麓尾掛東海岸中開哆箕畢末路牽一線却顧沙漠平南來獨飛鴈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上論召公奭禮樂比姬旦次稱望

諸君術畧亞狐管子丹號無策亦數游俠冠割棄何人
斯塵氛久不澣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王帛非足云
子女罹蹈踐區區用戎索久爾靡郡縣從來帝王師要
在侮亡亂攻堅甚攻玉乘瑕易冰泮中原但常治敵勢
要自變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

趙君偶以微恙乘馳車而行戲贈二絶句

鄰國知公未可風雙馳借與兩輪紅它年出塞三千騎
臥畫輜車也要公



髙屋寛箱虎豹䄄相逢燕市不相親忽聞中有京華語驚喜開簾笑殺人

會仙館二絶句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留連客頗識峯巒是勝游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使居處雖高已失身

出山

燕疆不過古北闕連山漸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駢車依水泉㯹駞羊馬散川谷草枯水盡時一遷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力耕分穫世爲客賦役稀少聊偷安漢奚單弱契丹横目視漢使心凄然石瑭竊位不傳子遺患燕蓟逾百年仰頭呼天問何罪自恨遠祖從祿山此皆燕人語也

奚君宅在中京南

奚君五畝宅封戸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編不

知臣僕賤漫喜殺生權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惠州傳聞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間

孤城千室閉重闉蒼莽平川絶四鄰漢使塵來空極目沙場雪重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舍人會逐單于渭橋下歡呼齊拜屬車塵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絶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風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難莫倚皁貂欺朔雪更催靈火煮鉛丹馬上作李若芝守一法似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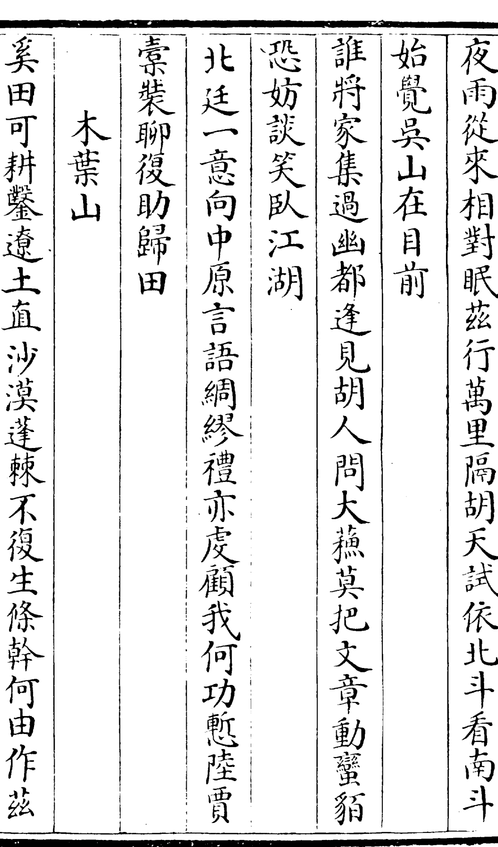
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胡天試依北斗看南斗始覺吳山在目前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

北廷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顧我何功慙陸賈槖裝聊復助歸田

木葉山

奚田可耕鑿遼土直沙漠蓬棘不復生條幹何由作茲



山亦沙阜短短見叢薄冰霜葉墮盡鳥獸紛無託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胡爲獨窮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復爾垢汙不知作君看齊魯間桑柘皆沃若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餘粱及狗彘衣被遍城郭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堯舜仁獨不施禮樂

穹廬

穹廬冬住沙陀中索羊織葦稱行宫從官星散依冢阜氈幃氊室欺霜風舂粱煑雪安得飽擊兎射鹿夸強雄

朝廷經畧窮海宇歲遣繒絮消兵鋒我來致命適寒苦
積雪冱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來使屈指已復過奚封
禮成即日卷廬帳釣魚射鵝滄海東秋山既罷復來此
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手朝會愁心胸
甘心五餌墮吾術勢類畜鳥游樊籠祥符聖人會天意
至今燕趙常耕農爾曹飲食自謂得豈識圖霸先和戎
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
南轅初喜去龍庭入塞猶須閱月行漢馬亦知歸意速

朝暘已作故人迎經冬舞雪長相避屈指新春旋復生
想見雄州饋生菜菜盤酪粥任縱横

傷足

少年謬聞道直往寡所疑不知避礙嶮造次逢顛危中
歳飽憂患進退每自持長存鄙夫計未免達士嗤前日
使胡罷晝夜心南馳中塗冰塞川滉漾無津涯僕夫執
轡前我亦忘止之馬眩足不禁拉然臥中坻異域非所
息擄鞍幾不支昔嘗誦楞嚴聞有乞食師行乞遭毒刺

痛劇侵肝脾念覺雖覺痛無痛痛覺知念極良有見遂與凡夫辭我今亦悟此先佛豈見欺但爾不即證欲往常遲遲咄哉後來心當與初心期

春日寄内

春到燕山冰亦消歸驂迎日喜嫖姚久行北地生華髮初試東風脫弊貂揷髻小幡應正爾點槃生菜爲誰挑附書勤掃東園雪到日青梅未滿條

渡桑乾

北渡桑乾冰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冰開易水應生波穹廬雪落我未到到時堅白如磐陀會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差便人風隧沙場不宜客相攜走馬渡桑乾旌旆一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話白溝一惆悵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國老無心豈爲身五年朝謁慰簪紳元臣事業通三世

舊將威名服四鄰遍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比公惟有凌雲檜嵗嵗何妨雨露新

齊魯元勲古太師寂寥千載恐無之昔歸蹔縮經邦手復起還當問道時入謁何曾須掖侍到家依舊擁旌麾

孔公靈壽固應在秋晚香山訪佛祠

西都風物漢唐餘天作溪山養退居盈尺好花扶几杖拂天脩竹倚庭除白頭伴侶誰猶健率意壺飧久已疏

我欲試求三畒宅

公昔與司馬公同居洛下常與諸老爲眞率之會酒有果蔬隨有而具

從公它日賦歸歟先人昔游洛中有卜築之意不肖常欲成就先志顧未暇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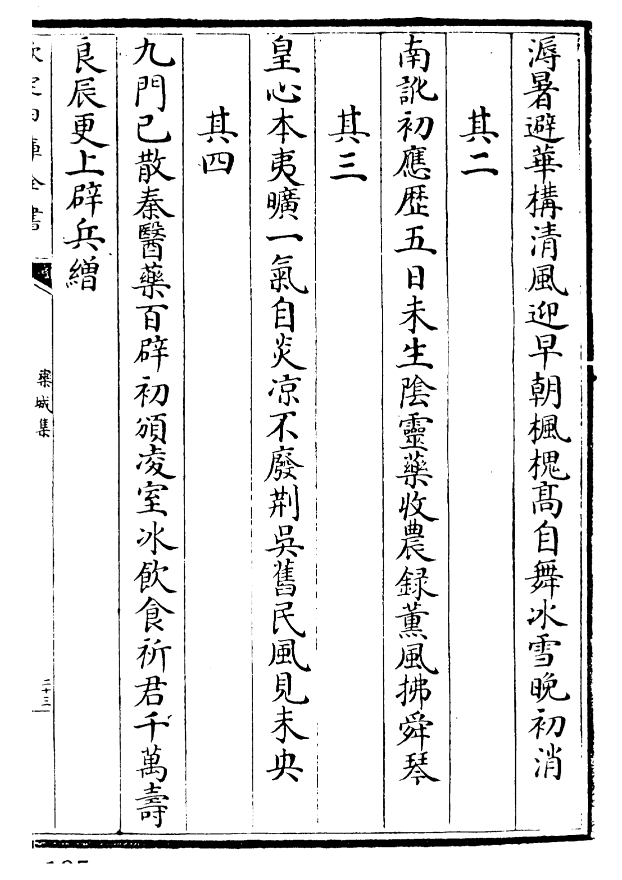
李公麟陽關圖二絶

百年摩詰陽關語三疊嘉榮意外聲誰遣伯時開縞素蕭條邊思坐中生

西出陽關萬里行彎弓走馬自忘生不堪未别一盃酒長聽佳人泣渭城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閤六首



溽暑避華構清風迎早朝楓槐高自舞冰雪晚初消

其二

南訛初應歷五日未生陰靈藥收農録薫風拂舜琴

其三

皇心本夷曠一氣自炎凉不廢荆吳舊民風見未央

其四

九門已散秦醫藥百辟初頒凌室冰飲食祈君千萬壽

良辰更上辟兵繒

其五

雨遲麥粒尤堅好日麗蠶絲轉細長入夏民間初解慍宮中時舉萬年觴

其六

汴上初無招屈亭沅湘近在國南垧太宮漫解供新糉諫列猶應記獨醒

太皇太后閤六首

決獄初迎雨開倉旋取陳青黄令接夏饑疫免憂春

其二

簾容風時度宮深日倍長紵羅隨節賜黍麥趁新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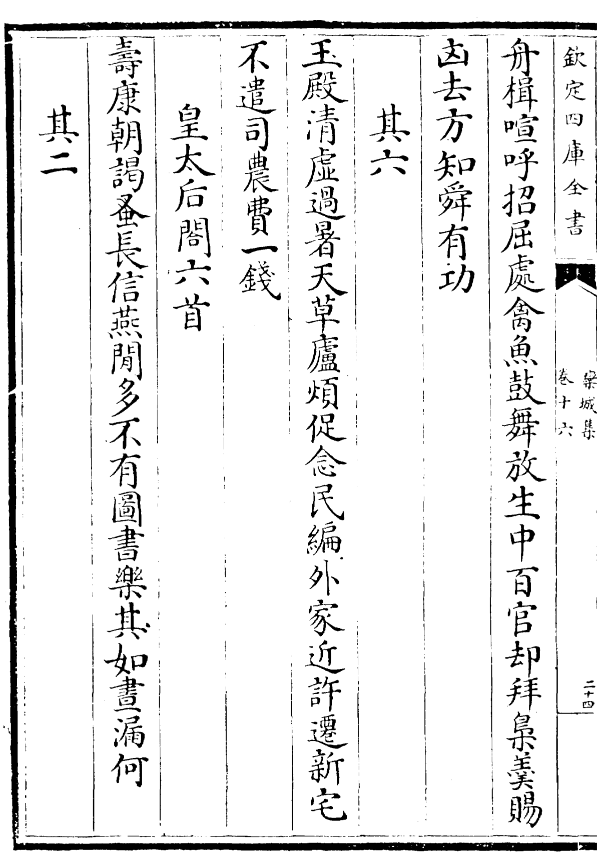
其三

執熱寧忘濯清心自釋煩東朝聞好語畏日解餘暄

其四

出磨玉塵除舊廩捧箱絲縷看新絲一年豐樂令將半兩殿歡聲外得知

其五



舟楫喧呼招屈處禽魚鼓舞放生中百官却拜梟羹賜

凶去方知舜有功

其六

玉殿清虛過暑天草廬煩促念民編外家近許遷新宅

不遣司農費一錢

皇太后閤六首

壽康朝謁蚤長信燕閒多不有圖書樂其如晝漏何

其二

玉宇宜朱夏壺冰生晚涼深心念行暍清夜久焚香

其三

蠶宮罷採擷綦室獻朱黃翁呷霜紈動闌班縧縷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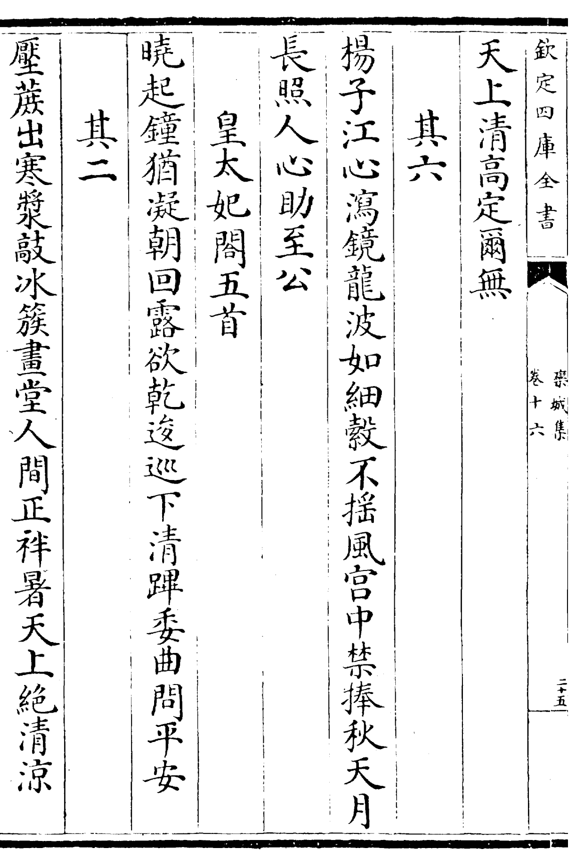
其四

六宮無事著嬉游百藥初成及早收菖歜還羞十二節

椿年自占八千秋

其五

萬壽仍縈長命縷虛心不著赤靈符民間風俗疑當共



天上清高定爾無

其六

楊子江心瀉鏡龍波如細縠不揺風宮中禁捧秋天月長照人心助至公

皇太妃閤五首

曉起鐘猶凝朝回露欲乾逡巡下清蹕委曲問平安

其二

壓蔗出寒漿敲冰簇畫堂人間正袢暑天上絶清涼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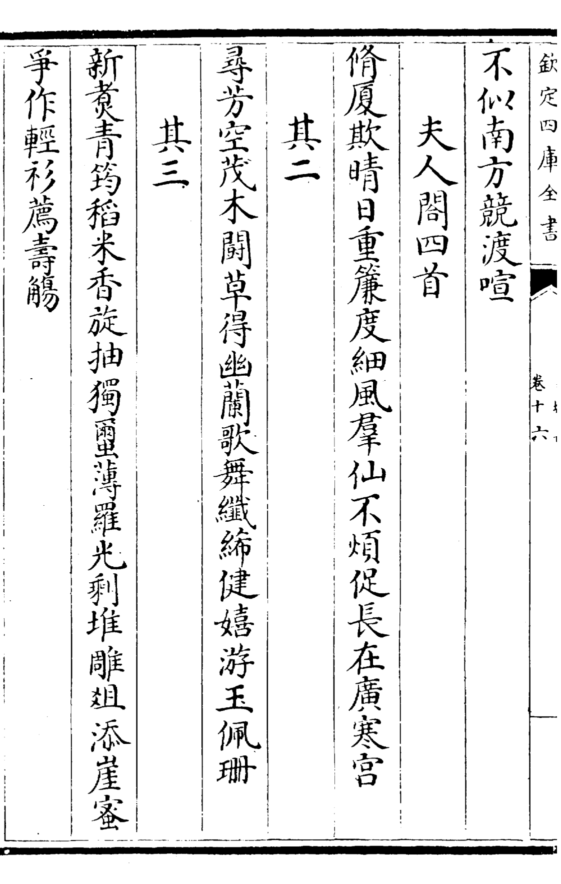
九夏清齋奉至尊消除癘疫去無痕太醫爭獻天師艾瑞霧長縈堯母門

其四

紈扇新裁冰雪餘清風不隔紵羅疎飛昇漫寫秦公子縈謝應憐漢婕好

其五

渺渺金河入禁垣漸臺雨過碧波翻共傳太液龍舟穩



不似南方競渡喧

夫人閤四首

脩厦欺晴日重簾度細風羣仙不煩促長在廣寒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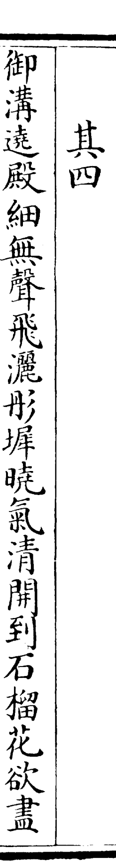
其二

尋芳空茂木鬬草得幽蘭歌舞纖絺健嬉游玉佩珊

其三

新煑青筠稻米香旋抽獨繭薄羅光剩堆雕俎添崖蜜

爭作輕衫薦壽觴



其四

御溝遶殿細無聲飛灑彤墀曉氣清開到石榴花欲盡陰陰高柳一蟬鳴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蘓左丞

雷雨連年起卧龍穆然臺閣有清風一時畫諾雖云舊此日都俞本自公松竹經霜俱不改鹽梅共鼎固非同一篇和遍東西府六律更成十二宫

次韻張來學士病中二首

一卧憐君三十朝呼醫仍苦禁城遥靈根自逐新陽發病枿從經野火燒吻燥未須尋麯蘖囊空誰與典絺蕉何時匹馬隨街鼓睡起頻驚髀肉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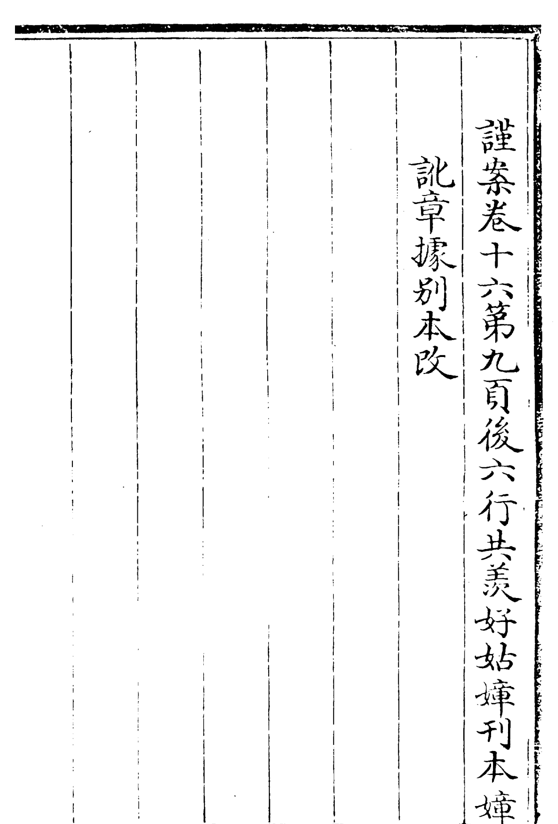
塵垢汙人朝復朝病中吟嘯夜方遥長空鴈過疑相荅虚幌螢飛坐恐燒稍覺新霜試松竹未應寒雨敗梧蕉從來百錬身如劒火滅重磨未遽銷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壯年得疾勢能支不廢霜螯左手持漸喜一杯留好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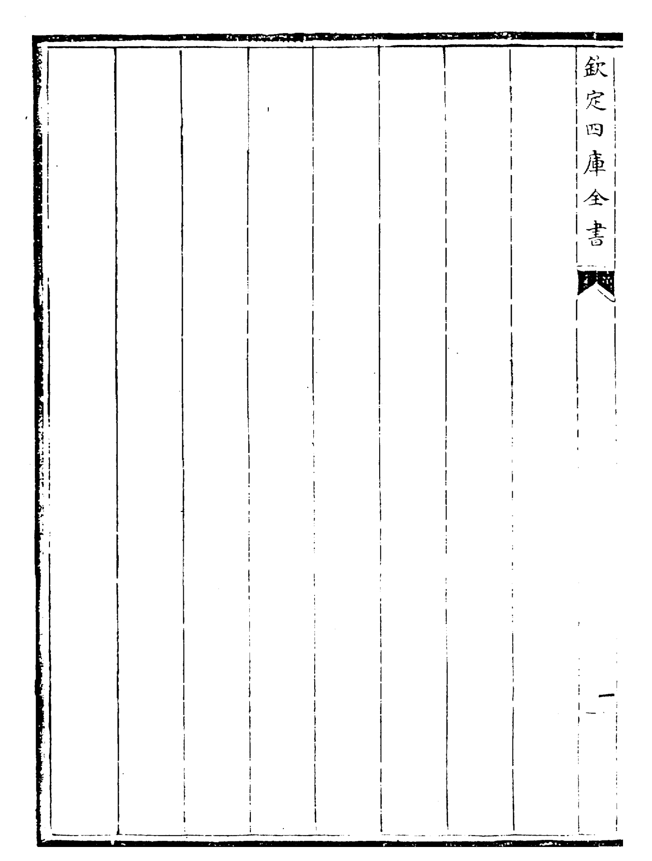
未應五斗似當時口中舌在時閒句雪裏心安不問師
去卧淮陽從病守功名他日許君期
老去生經廢不行鏡中白髪見空驚解將冲氣通枯指
易甚新陽發舊莖一悟少年難久恃不妨多病却長生
文章繆忝追前輩服食從來亦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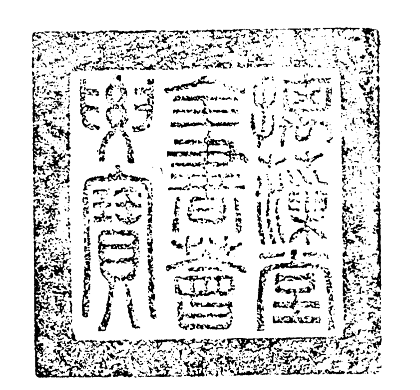
欒城集卷十六



謹案卷十六第九頁後六行共羨好姑嬞刊本嬞

訛章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埴

謄録監生臣左　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欒城集卷十七

宋 蘇轍 撰

賦八首

巫山賦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嵯峩雲孤興其勃勃兮北風慨其揚波山嶔崟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蹊遂蕪滅而不可陟兮玄猨黄鵠四顧而鳴悲覽松栢之青青兮紛其若江

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橈雲之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峯其下藂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歛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怳然而有所懷儼峩峩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之絶嶮兮獨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懐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千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可以朝求而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兮相氛氲之參差惟神女之不

可以求得兮此其所以爲神湛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懐乎世之人朝雲蔚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倐忽不可測兮俄爲鳥而騰去忽然而爲人兮佩玉鏘以琅琅愛江流之清波兮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尚不可執以罝罦高丘深其蒼蒼兮怳誰識其有無

屈原廟賦

淒涼兮秭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兮

復誰似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酹吁嗟神兮
生何喜九疑隂兮湘之涘鼓桂楫兮蘭爲舟横中流兮
風嗚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舜之牆兮
繚九周中有長遂兮可駕以遊摎玉以爲輪兮斲冰以
爲之輞伯翳俯以御馬兮臯陶爲予參乘憭然慼予之
強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丘兮紛古人
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憔衍爲予而獻欷古固有是
兮予又何恠乎當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

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隕而不救兮夫予舍是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予豈如彼婦兮夫不仁而出訴慘默默予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爲處予惟樂夫揖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予使予昌言言出而無忌兮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夫孰知予此歡忽反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頹垣

缸硯賦并叙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煑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酒缸爲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爲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爲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胸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爲是其始也生乎黄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鋭而腹皤長頸而巨口餔糟啜

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膚密理解偶與物鬬脅漏內槁

棄於路隅甿礫所笑忽然逢人藥石包裹不我謂瑕治

以鼎鼐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一爲我形沃我以水汙我

以煤處我以几子既博物能識己否客曰嗟夫物之成

也則必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又不可謂棄也邪既

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既棄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

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觀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濕茹辛

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汚糢

糊彌漫而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汙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捽抜諸楮之爛靡殺身自鬻求效於此吐詞如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而喜利棄淡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

登眞興寺樓賦并叙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戸曹琥同遊眞興寺晚登寺後

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杳杳飛去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遡泰川而遠望樓馮高而蘧蘧兮日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特起於蒼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驤箖䇎峩其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穰穰若羣馬之相追逐兮忽欝怒而狂章騈交首以磨頸兮紛絶

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翺翔羽梟梟其彌遠兮聲斷絶而復揚眇將没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脩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横流以浪浪雲坱圠其不起兮若霞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葢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

慕兮徒今世之追賞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
其忌亮覽川原而思古兮怳亡弓之遺韔

超然臺賦并叙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
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
陋四方賔客不至受命之歳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蝻
蝗逐捕盜賊廩䘏饑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顧
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

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爲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濵日氣所先躋髙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絜鮮

幸氛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罍與玉斝兮清醪絜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綿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淼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嶮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揺兮寄流枿於海

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遺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汍瀾誠達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盡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竢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蹁躚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

服茯苓賦并叙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丘或憐而授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朞年二疾良愈葢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説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仙眞人皆服金丹以爲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煑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余既汨没世俗意金丹

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嵗月不能敗者惟松栢爲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嵗則爲琥珀雖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屑而瀹之去其脉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爲之賦以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閲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兼朽兹固百草之微細與衆木

之凡陋雖復效骨革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薄與時變遷朝菌無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它人之足延乃欲擷根莖之幺末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峯崖之顛顧桑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鐵石鬚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黄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之蹲伏類黿鼉之閉蟄外

黝黑以鱗皴中絜白而純密上濩莽之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歷千古化爲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寃冤而定心志却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上古以百歲爲一息顏如處子緑髮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得食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

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絜而疎直姿嬋娟以閒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令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兎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横斜穠纖庳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听然而笑曰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

漠然無聚乎予心朝與竹乎為游莫與竹乎為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笋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横逸絶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蘩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埆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冱乎

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之後凛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栢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爲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况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

唯

黄樓賦并叙

熈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

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檝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旣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旣去而民益親

於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黄土曰土實勝水

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黄樓覽觀山川

弔水之遺迹乃作黄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黄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

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

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

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
窺吾墉之摧敗吕梁齟齬横絶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
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海舞魚龍於埕壂
閲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
之不救分閭閻之横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
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
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
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

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兹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皋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横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隰清風時起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石傾奔絶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翺翔嵬峩相重激水

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
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没横
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㳄漫古汴入焉匯爲濤
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
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氛爲
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
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
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

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而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欒城集卷十七

欒城集卷十八

宋 蘇轍 撰

辭五首

御風辭 題鄭州列子祠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益歸於空今夫

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蒲以爲屨斲柳以爲屐富者伐檀以爲輻豢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屨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蓽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

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鳶後有遊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横從下睋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為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為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為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為我立乎大

風之隧凛乎恐其不能勝也慼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燿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況欲與之逍遥翺翔放於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茍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

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上清辭宮在太白山同子瞻作

帝蕩蕩其無尊兮居深高乎九閽顧后土之茫昧兮若世人之覿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曰其下維神姦山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傷人屬神媪以九土兮畀海若以九川時節降以督視兮下斗魁之神君吁嗟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爲神也朝求兮山顛夕采兮澗溪取荷華兮菱實拾芳蘭兮白芷鹿

伎伎兮來且魚揖揖兮趨餌秋風高而稻熟兮寒泉洌其清泚爲酒醴以跪酌兮斷白茅而爲委嗟天上其何食兮畏人君之不吾以進屏息以薦恪兮退俯傴而仰俟爲善得福兮畀惡以死恐懼受賜兮怠傲獲罪玉食有不享兮曾潢汙蕨薇之不棄謂神君之不可知兮何好惡之吾似跨脩龍之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千騎之飄忽兮拂長劒其天倚隕星殃於太極兮霍雲散而風靡還祕殿之清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

股栗兮知其中之人耳致吾有以薦誠兮庶其可得而祀也

楊樂道龍圖哀辭 并叙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内銓是時楊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畋願得備數轍曰唯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諫官為考官祕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也予見於其

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爲樂蓋予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齒甚長予甚少公已貴予方貧賤見之輒歡樂笑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蓋公死士大夫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懐之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將兵於南方與蠻戰亦有功其爲將能與士卒均勞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處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

變化之節其稱曰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將輒爲所
昏嘗於南方以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
而不亂然公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迕平居遇小事
若不能決人皆恠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
知其中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蓋其謹畏循循者所以
爲勇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
平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爲詩喜大書皆可愛有
子一人生始二歲將卒名之曰祖仁旣卒家無遺財

以故衣斂仰於官及其友人以葬以克養其家將以七月葬於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以遺其紼者歌之辭曰

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溫生年五十九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貧平生不爲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爲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無憾而人爲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家有弱子侍爾

神

劉凝之屯田哀辭并叙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君劉凝之卒於山之陽其孤格書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既又識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爲詩使挽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於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爲之辭始予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强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皆能

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爲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細書東觀以君爲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非久於此者也旣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

見拜凝之於牀下其容睟然以温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慼慼之意凛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之始得道士法卻五穀煮棗以爲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没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絶俗三十餘年神益彊氣亦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曠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辭曰

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薇以爲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爲兮計較得失以和爲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爲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爲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爲父與原之爲子兮絜廉不撓冰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潔之難久兮吾將與凝乎同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并叙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葢將終焉元祐元年始召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得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爲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即自引去得請淮陽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出涕夫死生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爲可悲也子駿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晚節爲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

與可相上下與可没將十年而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頡求予爲挽歌作楚辭以授之以爲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内諒直兮外脩車還軫兮莫予留築室兮疏流植榦兮蒔芳雪積兮中谷曰予俟兮春暘春風至兮百鳥鳴升高木兮雨亦晴鳴一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逡巡兮往奔馳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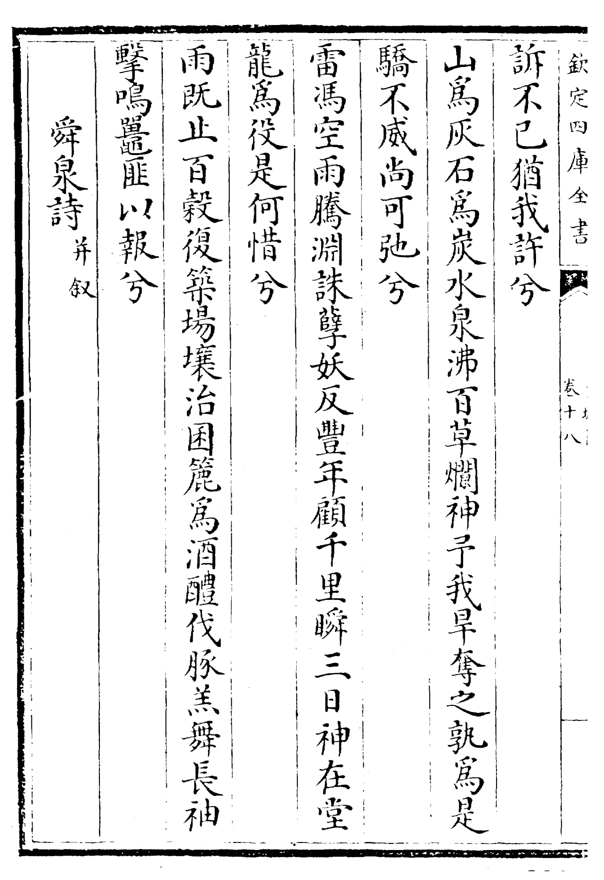
可兮柰何號帝閽兮訴予予騫木蘭兮茹紫芝予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喪回莫之飽兮不饑游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孰違心不滅兮亭亭倚嵩少兮長歎

詩六首

太白山祈雨詩五首 同子瞻作

田漫漫耕𢭏𢭏拔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違苗不穗莩不米哀將饑兮

山巖巖奠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蓺稷黍求既多



訴不已猶我許兮

山爲灰石爲炭水泉沸百草爛神子我旱奪之孰爲是

驕不威尚可弛兮

雷馮空雨騰淵誅孽妖反豐年顧千里瞬三日神在堂

龍爲役是何惜兮

雨既止百穀復築場壤治囷篪爲酒醴伐豚羔舞長袖

擊鳴鼉匪以報兮

舜泉詩并叙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東方之人多稱之㑹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幾歲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薦登泉始復發民讙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瀦為二池釃為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不被焉灌濯播灑蒲蓮魚鼈其利滋大因

爲詩使祠者歌之詩曰

歴山㠠㠠虞舜宅焉虞舜徂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其物在泉神不可親德用不知有冽斯泉下民是祇泉流無疆有永我思源發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逵滙爲澄波有鼇鼉與魚有菱與荷藴毒是洩汙濁以流埃𡑞消亡風火滅收蘗木敷榮勞者所休誰爲旱災靡物不傷天地耗竭泉亦淪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時雨既澍百穀既登有流泫然彌坎而升溝洫滿盈鰕黽沸騰匪泉實

來帝實顧余執其羔豚蘋藻是薦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劒石銘并叙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闕寸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試劒石也熈寧十年蜀人蘇軾爲彭城守弟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劒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爲剖夜斷長蛇旦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飲然

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頽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歸然斯石不尚有舊

鳳咮石硯銘 并叙

北苑茶冠天下嵗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咮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黒堅緻如玉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識也煕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葢石之傑子瞻方爲易傳日効於前與有功焉爲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玄之蠹頳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
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
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誰爲出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并叙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
嶽思大和尚口呑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
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即死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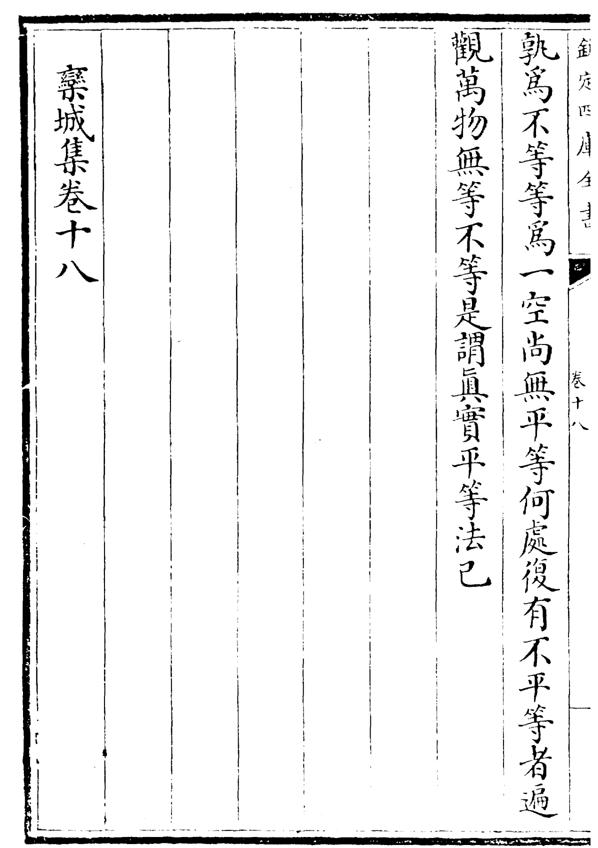
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眞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説此事聦作禮涕泣而罷聦住高安聖壽禪院予嘗從之問道聦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亦無以告子予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眞告敕香嚴辭去得

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薨呑剃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前陳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别相皆是虛妄無有實性



孰爲不等等爲一空尚無平等何處復有不平等者遍觀萬物無等不等是謂眞實平等法已

欒城集卷十八

欒城集卷十九

宋 蘇轍 撰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勢

試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獘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强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

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翺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栢梧檟藂莽樸樕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强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

者抱其所有倀倀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强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黄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宫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

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慼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歷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兵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

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壊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檝而浮乎江湖幸而

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
不幸而遇風則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
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
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
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
郊相地而征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
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
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

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寛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授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産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苻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爲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爲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

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投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

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

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畆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

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

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

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末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穽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令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

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檝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𣟄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

罔君子也世世之清議凛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説曰居之以强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强力力雖强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强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悠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

私而果敢果敢而强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旣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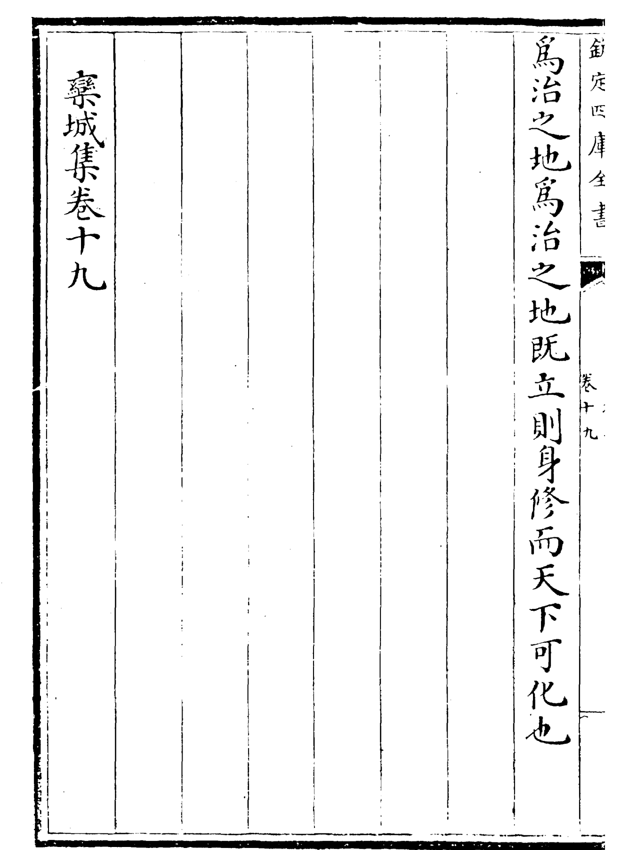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旣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葢君子爲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

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别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

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

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末足也故繼之曰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脩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

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令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強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



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欒城集卷十九